

姚风顺 刘淑芬作品选 (上卷)

坠机见闻录

坠

远方出版社

坠机见闻录

姚风顺 刘淑芬

远方出版社

序

我同本书的作者夫妇结识多年。丈夫中等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盘，神色总是那么严肃，这也许是职业的习惯。不过，他给人的印象还是普通人那种敦厚、质朴，热爱劳动者的品行他是具有的，这一点儿可以为他担保。妻子清瘦些，但精神极好，总是充满激情和活力。呼伦贝尔那片古老的土地给予他们，同样也赐予我，一份创作上的灵感，这种灵感并非喷泉那样喷涌不息，所以令人格外珍惜。也就是说，在小说创作上，我们有些共同的感受，虽然操作的时间先后有别，艺术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但还是有些共同点，这也算我们之间的缘分儿。后来，出于公务，他们离开了呼伦贝尔。

让我来为这本集子说几句话，其实真可以为读者免去这份阅读上的麻烦，因为，在我看来，每部作品中都有一个灵魂，这灵魂在读者面前显示的就是自身的活力。

谈谈自己阅读感受也无妨。

《牦》是一篇动物小说，读来别有一番味道。在这篇小说里动物的行为拟人化了，人类的某些反常行为，或者说难以摆脱的恶习，却在动物群体中用某种方式表现出来了。小说的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个什么东西？我到底算个什么玩艺儿？”这个问题说来并不轻松，表述起来也是充满沟壑，难以把握。油画大师高更在他晚年的一幅作品上，庄严的命题就是“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当然这深奥的艺术命题被大师的画笔表述得尽善尽美，神韵独到。我并不是说《牦》果真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但作者确实在认

真地用一种拟人的手法，通过与人类比的动物群体表述了对世界的理解。难道动物群体中无尽无休的生物性敌意和残杀，不能使我们联想到人类由偏见引发的某些恶习？

《所长之死》挺象一篇平平淡淡的特写，作者在这篇小说里笔调是同情的，向我们述说的却是公职人员的一种愚昧，这种愚昧虽说无伤大雅，在小说中显示的只是个体的人生悲剧，但还是让我们的联想超出了小说的框架。

《坠机见闻录》是篇想象的产物，也是这本集子中表述最为流畅的一篇。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厄运面前，等待人们的是死亡。这是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场场景中的人物以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将要共同面对一个平等的，无可非议的归宿。对于每个人来说这应该是人人等份的礼物，这黑色的礼物就是共同等待死亡。恰恰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反常，一种有违人性的现象：对权势的盲目恭顺。在这里，作者通过情节展示的场景，具有讽刺意味，暗示着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作者的讽刺是有所保留的，节制的。

《界坟》、《凶手》是两篇对话体小说，也是两篇不大不小的悲剧，值得一读，作者的艺术思维和情感表露了不同的指向。

我在这本集子中感受到的并非如此简短。

当然，最好还是让读者来倾听作品里的声音，寻找那潜在的灵魂。

马建忠

目 录

序	乌热尔图
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卷：	
坠机见闻录	(1)
牦 牛	(13)
所长之死	(40)
新兵蛋子手记	(48)
凶手	(89)
界坟	(98)
一枚红宝石般的钮扣	(106)
春夜	(111)
擒鸭记	(120)
恒茂杂货铺	(157)
凿冰眼的老汉	(169)
一行深深的脚印	(179)
爱河奔流	(189)
面对假武警车牌	(212)
打狼轶事	(235)
草原人	(245)
女兵班正传	(251)
张思德的传人	(256)
达斡尔人	(274)
敬礼，曲麻莱的官兵们	(285)

沙海牧羊人	(291)
草原魂	(295)
额尔古纳拾零	(298)
家乡的山泉	(301)
草原的儿子	(304)
海巡纪行	(307)
草原三雄	(312)
绿色的风采	(316)
橄榄绿的思念	(319)
绿色的毡包	(322)
界河行	(325)
月亮婆婆的女儿	(327)
母亲	(329)
那朵小白花	(332)
渴望草原	(335)
回到草原	(338)

坠机见闻录

昨天，今天，也许是明天，一架、两架，也许是三架民航客机在天上飞。飞机从哪个机场起飞，将要在哪个机场降落，已经飞行了多长时间，还要飞到什么时候，以及这架客机的飞行高度、速度、飞机型号等等都无可奉告。我所要告诉读者的，是这架飞机已经在这座机场上空左一圈右一圈地盘旋好长时间了，看那悠悠哉的模样，还要再盘旋或许要永久地盘旋下去也不一定。

飞机上的人们都伏在小圆窗上往外边看、往下边看、往四周看，往他们愿意看的和不愿意看的地方看。有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漂亮绝伦的、奇丑无比的，黄脸的、红脸的、黑脸的、白脸的，还有非黄、非红、非黑、非白脸的。我也往外边看。我忽然想起我是应该坐在这架飞机上。我这样一想，我就坐上了这架飞机。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坐在这架飞机上。

飞机仍旧在机场上空盘旋。我们还是伏在圆窗上往下看。不知又转了多少圈儿，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前边那个一直关着的小门突然打开了。我的头脑清醒异常。而且是每当我一坐上飞机就产生这种感觉，不象有的人一坐上飞机就晕、一晕就把肚内的脏物扳错道岔，应该走下道的，却从上道跑出来，搞得上下颠倒、领导关系混乱。我的头脑清醒异常的突出表现是我的记忆板象刚刚换成新的一样好使。我敢打赌，前边那个门确实是一直关着的，绝不会错。门冷丁打开是因为有一位经过严格化妆又迈着极小极碎步子的空中小姐出来了。她迈小步绝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因为她的裙子太瘦，可能都没有我后边那位干巴老头的一条裤腿肥，尽管她和他都不会同意当众比一比，但我还是坚定不移地

这样认为。我说过我的头脑清醒异常。我还注意到小姐刚开门的时候，有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我绝不敢胡编乱造，有空中小姐前胸那高耸入云处重重的压痕和新制造出的三十六个波浪似的皱褶为证。此时小姐的脸上是五洲震荡风雷激，但遗憾的是，从被历代文人墨客们称之为心灵的窗户——眼睛上，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她尊贵的、浑厚的、闪着奇异光彩的双眼皮不是天生的，而是后造的。我可能又犯了观察事物和人物过细的老毛病。再说，坐在这无聊的飞机上实在没事可干，更何况，我的前后左右众男性公民看得比我严肃认真得多。其实，她在我旁边走过，只是极快地一闪。她是到后舱去的。

不知是乘客们对机场地面的风景看腻了，还是为了要改变一下坐的姿势，以防腰肌劳损，反正都纷纷离开了窗口。我觉得纳闷，感到很厌烦，飞机总这样左一圈右一圈地转来转去究竟为什么？

终于，飞机的前舱门又打开了。不过，这次是慢慢打开的，属极文明极高雅极稳重的那一类开门。一位中年汉子走了出来。他长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任我左思右想也想象不出他要干什么和他想干什么。他右手拎一个白布包，左手拿厚厚的一沓白纸。他仔细地郑重地一个不落地扫视我们一圈就好像他是总统、他是将军，而我们这些花几百元排三天队才坐上飞机的乘客陡然间全成了他的百姓他的军士在接受他老人家伟大的检阅。“乘客同志们，”他说话了，声音浑厚、苍劲，而又温柔热情，只是声调特别低沉，我觉得有点象——具体象什么，一半会儿还找不到合适的比喻。“乘客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对，想起来了，象中央电台标准的讣告音调。他接着说：“本班机因起落架故障，虽然我们全力抢修，但故障还是不能排除。大家可能感觉到了，我们的飞机已在机场上空盘旋了近一个小时。现在汽油快用完了，经请示地面和我们机组人员研究决定，飞机

准备迫降……”

“起落架，什么叫起落架？”长脸汉子的话被我前边那位漂亮绝伦的女子所打断。看得出，她的求知欲很强，所以，迫降之类的话她可能也不懂，可能接下来还要问。

我旁边一位干部模样的人粗暴地回答她，“起落架就是飞机下边那个支架，上边有轮子，你不是总往那儿看吗？”

漂亮绝伦的女子不说话了，双颊还泛起两片红晕。我突然想起飞机盘旋时，在它翅膀下有个玩艺儿曾一挺一挺往外钻，但就是伸不出来。

“准备迫降，怎么个迫降法？”不知谁早不耐烦了，大声问。

“就象没头的苍蝇，大头往下栽！”干部模样的人看来很在行，没好气地解释。“啊？敢情是坠机！”“就是，死路一条，摔不死也得烧死！”“我的妈，这、这不完蛋了吗？”飞机内顿时大乱，就象七六年听到地震的铃声。有位肤色白皙细嫩胖胖的中年男乘客忽地站起，脑袋“砰”一声碰在行李架上，立时昏了过去。他身旁一位娇小玲珑可能是妻子、可能是情人、极大可能是秘书或特需随从之类的年轻女子，抱住他的头就放声大哭，“呜呜呜——我说咱们不坐这个可你非要坐这个还说不坐白不坐，好不容易捞到个机会一块儿出来散散心高兴高兴幸福几天玩一玩可谁知又碰上飞机它那个玩艺儿不好使这可怎么办怎么好？”看得出，她无限忠于这个胖胖的男人，而且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思路清楚，有条有理，短短一句话就把他们此行的目的、性质、任务、指导思想以及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统统说了出来。

长脸汉子还是没有任何表情，大有已将死置之度外的大将风度。他等大家渐渐安静下来，才又说话：“这是纸，请大家把准备要说的话都记在上边，我们空投下去。”他没说这就是遗书。

“空投？怎么空投？”那位胖男人原来没昏，也可能是刚醒过

来，他挣脱娇小女人的搂抱，精神百倍地问。

“空投就是用降落伞降到地面。当然，大家一些贵重东西，机密文件等，也可以一并投下去，请大家迅速准备。”

“降落伞？你们有降落伞？”娇小女人止住哭泣，象行将淹死的人突然抓到救生圈一样惊喜若狂。

“有一个。”长脸汉子提一下右手的白布包，“不过，不可以坐人，是给大家空降东西用的。”长脸男子不慌不忙地解释。

娇小女人刚又要说什么，只见胖男人使劲瞪她一眼，“别问了，一个降落伞，几十个人够干什么？”娇小女人失去了最后一次求生机会，立刻象一株被重霜打了的嫩花枝，蔫巴巴瘫倒下去，没有了眼泪，要不是那双失去水灵灵神韵的眼睛偶尔翻一下，人们大概以为她提前坠机了。

胖男人宽宏大度的伟丈夫气魄不但给长脸汉子解了围，而且给飞机上的全体乘客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使几个刚要咧嘴哭但还没哭出来的乘客把嘴又恢复到原先的位置，致使长脸汉子发遗书专用纸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极为受欢迎，有的虽然流出了泪水，但我理解这是感激的泪水，为民航工作人员全面周到的服务而衷心敬佩的泪水。

发遗书专用纸工作正进行到高潮的时刻，只听后舱门“嘭”的一声响，空中小组适时地走了出来。她手中端个大盘子，盘子上满是纸包装高级汽水、巧克力、奶糖和小玩艺什么的。她一只手端着，另一只手尽量在每个人面前多放一些。很快，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汽水、巧克力，印有民航字样的纸扇等物件象小山一样堆积起来。

看着眼前的白纸，我忽然生发出几丝惆怅、几丝凄凉。难道就这么完了？大头朝下，“轰”一声响。看过不少作品里写人在临死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悲剧式的，有喜剧式的，有很壮烈辉煌的，也有很卑贱下流无耻的。其实，不管哪种，都是作

者自己在那儿瞎编乱造。一个人在死之前，早已饭不能吃，水不能喝，话不能说，到底想了些什么，别人哪能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可今天，偏偏让我赶上个明白死，怎么办？壮烈还是卑贱？英勇还是懦弱？死到临头，我又拿不定主意了。怨都怨自己的阅历太浅，没有一点儿这方面的经验，而死去的人又太保守，这方面的亲身体会闭口不谈，任凭你哭爹喊娘，烧纸焚香。我这才明白死最伟大、最光荣、最无私、最公平，万岁，死吧！死吧，万岁！只是那么多人一块死，我又觉得有点乱套，平时上街买东西，我最怕排队，但眼下又是排队最时髦，因为它是富贵的象征，买彩电要排队，买电冰箱要排队，即使是买不起，在那儿排一会儿，路人也要另眼相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太多，尽管计划生育抓得很紧。到食堂吃饭要排队看电影买票要排队，到公园找僻静地方谈恋爱要排队，就连上厕所也得排队。这么多人一块儿到马克思那里去报道，肯定还要排队，看来，无论生与死排队这一条是摆脱不了了。

飞机还在盘旋，只是明显地减慢了速度，我伏在窗口向下看去，隐隐约约见地面上人奔车跑，一片繁忙景象。四台红色消防车一字排开，云梯直指九霄，就象动物园里的长颈鹿。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准备往我们高贵的、可怜的、烧得象黑雀儿般的尸体上浇水的。我又觉得这次死得实在非同一般。一股强大的满足感溢满全身。细细回想，人早晚还不都得死？何况我这平头百姓，死了如少了只蚂蚁一般无声无息，哪里有象今天这般隆重，这般光荣，这般惊天动地，这般引数亿人关注，上台、上电视台、上电视台、上电视台是一定了，联合国秘书长可能还要表示哀悼呢！这次，真是死得其所，死得重如泰山，死得光宗耀祖，满门生辉，六畜兴旺，阖家幸福。我要哭，哭我伟大的死，用泪水表示对机场上热情收尸者的衷心感谢。我要笑，笑我时来运转，碰上这么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长脸汉子开始收每个活人的遗言了。我发现不少人什么也没写，发时白纸一张，收上来一张白纸。开始，我不解其意，后来一想，不写是明智的、正确的，它表示了要死者博大的胸怀，也显示了对后事处理的无比信任。再说，飞机上、机场上对我们如此关心倍至，还有什么要说、要写、要留的呢？没有了，一丁一点也没有了。心安理得地大头朝下栽吧！心甘情愿地在烈火中变成无畏的黑家雀儿吧！那轰鸣的爆炸声就是为我送行的礼炮，那如雨的高压水笼头就是为我哭泣的泪水。

飞机越发不稳，地面上的小黑点们和长颈鹿们更加骚动不安。长脸汉子已把所有人的遗书收齐，正准备装进一个黑匣子，奇怪的是没有人交出什么贵重东西、机密文件或大捆大捆的人民币。我感到有这些悲凉，既然没有这些东西，说明在这架飞机上坐的都是一些极为平常的人，甚至连个万元户也没有，和这些人同归于尽，总感觉缺了点什么？真是人心无足蛇吞象，骑着毛驴思骏马，居官宰相望王侯啊！

长脸汉子把遗书当众装进铁匣子，又用锁锁好。空中小姐把降落伞拿过来，拴好，刚要准备开门往外扔时，“慢！”有人说话了。我认真看去，是那位胖男人。只见他正襟危坐，娇小女人紧紧偎着他。“同志，您还有什么要写的吗？”长脸汉子问。“没有。”“有什么贵重东西？我给您装上。”空中小姐接过话题。“也没有。”“那您？”长脸汉子显出不解的神情。“我要找你们机长讲话！”“找机长？”长脸汉子一愣，“有什么事情？”胖男人勃然大怒，指着长脸汉子的鼻子说：“你没资格这样问我，快让你们机长出来！”空中小姐吓了一跳，竟紧靠在我身后那干巴老头的身上。长脸汉子也被镇住了，半天才喃喃诺诺地说：“请、请息怒，有服务不周的地方，请多包涵，我，我就是机长。”“什么？你是机长？我看你是白痴！你是混蛋！”他气得呼呼直喘，扭过脸，扫了一眼那娇小女人。娇小女人立刻象撑破了包皮布的弹簧一样跳

起来，口齿清晰异常干脆地说：“这位是海东市即将上任的新市长，你们将要发生的这次坠机事故，知道给我们的国家造成多大损失吗？”听完她的话我顿时来了精神。多大损失我不管，但我认为这太好了，棒极了，美中不足总算补上了。海东市，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威风凛凛得很呢！长脸汉子也就是那位被骂成是“白痴”加“混蛋”的机长，这会儿吓得面如土色。我真不明白，刚才把死都置之度外的人，这会儿却不能把市长置之度外。他一面习惯地点头如捣蒜，一面熟练地把生前所剩无几的笑全都挤到长长的脸上，“请首长指示，您，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很简单。一，你们要再尽全力抢修；二，马上与地面再联系，请他们帮着想办法；三，告诉他们，我在这架破飞机上。”“是，是。一定照办，坚决执行。”机长放下降落伞，慌慌张张地又到前舱去了。

飞机上的乘客们也立时来了精神，目光都齐齐投向新市长，似乎从他身上，能找到活命的希望。只有空中小姐不屑一顾，竟连连用卫生球眼光看他。

人们又开始伏在各自的窗口往外看，往下看。我注意到前边那位漂亮绝伦的女子又在十分认真地看飞机翅膀下的起落架，但这次绝对没有泛起红晕。起落架又开始了往外伸展运动，一挺、两挺、三挺……但无论怎样挺，就是出不来。机长又急匆匆跑出来，长脸上还滚动着玉米粒大的水珠。我之所以叫它水珠不叫它汗珠，是因为我认定那绝不是从长脸上冒出来的汗而是用手或毛巾滴上去的水，这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无耻之处、升官之处、倒霉之处。“报告市长，起落架还是修不好。又和地面联系了，他们说为了减少伤亡，可以由两个人用这一架降落伞降落。”“他们没说让谁跳吗？”“没有。”“你他妈的真是个笨蛋，告诉他们我在上面了吗？”“告诉了，他们说……他们说让谁跳由飞机上的人定。”“那，也好，你说吧！让哪两个人跳？”“让……”飞机上出

现了少有的安静，大家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有看着市长的，有看着机长的，这可是生死悠关啊！我倒十分安逸，虽说刚才市长对机长的三点指示，也曾勾起我对生的一线奢望，但当眼看着那起落架不会再伸出来，生早就知趣地隐去了，诱人的死又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整个大脑，我甚至都有些不耐烦了，生已万万不能，死就快来吧！

“嘟、嘟、嘟……”飞机的前舱上方，一盏红灯突然亮起来，并发出短促的鸣叫。这是飞机上的最紧急信号，它告诉乘客，飞机最多还能飞五分钟。机舱内的空气更加紧张起来。只见坐在最前面位置上的一名彪形大汉猛地站起来，手里还拎一把飞快的小板斧。人们大惊，难道在坠机之前，还要先遭劫机之苦，吃一顿板斧不成。“大家不要怕。”大汉说，“我是特警，是保护大家的，飞机迫降后为了使大家能有一线活路，我要把所有的窗户玻璃打碎。飞机着陆后，大家还可以从窗户上往外钻，就是要千方百计早点离开飞机，而且越快越好，越远越好。”他手起斧落，“啪，哗啦——啪，哗啦——”几十块玻璃窗眨眼间化为乌有。霎时，飞机尖啸的声音传进来，呼呼的狂风挤进来，机舱内温度大降。他又来到我身后那位干巴老头旁边，指着一个把手大声喊：“老同志，你这有安全门，着陆后，这样，”他用手使劲往上一扳，“这边就整个儿开了，是个门。”老头点点头，站起来，感激地望着大汉，“谢谢你，谢谢你，来，就坐这儿吧！你年轻，日子还长着呢！”大汉急忙摆摆手，“不，大爷，我是不能离开飞机的。”老头双眼里闪出泪花，“好，好样的。”他并没有坐下，第一次仔细打量起飞机上的每一个人来。终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位漂亮绝伦的女子身上。他走过去，一把拽住她，“姑娘，你年轻，你坐这儿来。”他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劲。漂亮绝伦的女子竟被他象拎小鸡似的拎了过去。“不，我不！”女子象遭到抢劫似的大喊大叫，终因力不从心，被牢牢按在了安全

门旁边。

市长和机长的对话还在继续，尽管大家已渐渐失去了兴趣，但我却又来了精神。这倒不是我想跳伞求生，说实话我是怕失去了市长。如果“轰”一声响时，飞机里没有了市长，我的死以至整架飞机上的人们的死，会暗淡无光，失去应有的魅力。我还注意到，还有一个人对他俩的对话感兴趣，这就是向人们解释“强行迫降就是大头朝下栽”的那位干部模样的人。

“你想好了吗？谁跳？”市长又补充一句，“时间就是生命！”声音大大的。

“我？要不让我们研究一下。”机长大声回答。

“研究个屁，等你研究出来了，飞机早他妈掉下去了。”

“没错！死到临头还研究。”干部模样的人说话了。他使劲瞪机长一眼，把脸转向市长。市长冲他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我看哪，让我们飞机上岁数最大和岁数最小的跳！”他的声音极大，全飞机上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好主意！”机长点点头。他转回身，眼睛盯在空中小姐和干巴老头身上。

“不行，你这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娇小女人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咱们要论贡献大小，职务高底。”她看一眼市长。

“对，论贡献大小。”机长又点点头，随声附合，好象他刚才没说“好主意”。

“好，我提议，让市长跳！”娇小女人说话象爆黄豆，嘎崩利落脆。

“市长？那……”空中小姐突问一句，刚要往下说，却被干巴老头扯了一把，她下边的话没说出来。

“市长跳就快点吧！已经没时间了。”干巴老头催促说。

“还有一个呢？”机长提醒大家。

“年纪最大的人跳！”干部模样的人抢着说。

“不。我，没这个必要了。”干巴老头连连摆手，看那表情，好象不是逃生，而是去屠宰场。

“年纪最小的跳！”干部模样又说。

大家的目光又都投向空中小姐。只见她的脸“腾”地红了。她看一眼干巴老头，喃喃地说：“不，我不离开飞机！”听着她的话，我对她陡生无限敬意，虽然由于市长的跳伞，黑家雀堆里可能要失去不少光彩，但我觉得和这位小姐，尽管她的双眼皮是后加工的，这位干巴老头，还有那位彪形大汉，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绝不会逊色的。

娇小女人又说话了，“既然老的小的都不跳，咱就请市长指定吧！领导上点谁是谁，下级服从上级嘛！”

“对，这种办法好！市长您就点吧！我们绝对服从。”机长拍着胸脯表示。

“哼！还点什么，就是她！”干巴老头用手一指娇小女人，“你们俩快跳吧！记住，以后要为人民办点好事！别他妈给活人丢脸！”

“我，我不是……”市长好象要说什么，但被娇小女人打断了。“我，我们谢谢大家。”

机长，特警走过来，给他俩飞快地系好安全绳，并告诉降落伞的使用方法，随着机舱门的打开，他俩没来得及转过身，就被双双推入空中。

“嘟——”报警信号声的间隔没有了，它告诉大家，还有三十秒。

“同志们注意，现在飞机开始迫降，请大家把安全带解开，但也要扶好！”机长带着哭声嘱咐大家。

飞机急速地下降高度。我的胃部好象有人抓住又松开，松开又抓住一样，说不出有多么难受。飞机上没一人说话，甚至都没一人大声出气。马达声一阵响似一阵，狂风怒吼声一声急似一

声。没有玻璃的圆窗口外，象有万千条野狼嗥叫，又象有万千只雄狮怒吼。随着高度的下降，我似乎觉得野狼的利齿露出来了，雄狮的血盆大口张开了，地狱的大门就要到了。我偷眼看看别人，他们似乎都心安理得，似乎都威武雄壮，似乎对死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极大的向往，又似乎早已停止呼吸变成了一尊尊雕像。

“注意，飞机就要落地！”

“注意，安全门把手！”

“注意——”

“嘎叭——”“骨碌碌、骨碌碌、骨碌碌——”我没有听到想象中的爆炸声，也没有看到谁从圆窗户上往外爬，只觉得飞机是正常降落。“嘎叭——”是起落架突然伸出的声音，“骨碌碌、骨碌碌——”是飞机轮碾在地面上震动的感觉。

“大家别乱动，起落架又出来了，我们死不了喽！”机长大声告诉乘客，他顾不得擦一擦被风吹出的清鼻涕。

“胜利喽！”“成功啦！我们又活啦！”“起落架万岁！”机舱内爆发出比机鸣声还要大的欢呼声。大家喊着、叫着、骂着，有两个中年妇女突然失声痛哭起来，更有一双看上去是情侣的青年男女，竟抱着对啃起来，眼泪、鼻涕、口红、发蜡互相蹭抹了一脸。看来，人活了比人要死时反倒更可怕、更可恶、更令人厌恶，也更令人不可理解。

“爸爸——”一声惊呼，在我耳边炸雷般响起，我回头一看，只见空中小姐一头扑在那干巴老头怀里。“爸爸，我们又活了，又活了！”她一边哭，一边吻着老头。干巴老头却一滴泪也没有，还是那样平稳安闲地坐着。他轻轻抚摸着自已的女儿，用极为平静的口气说：“你爸爸命大，当年小鬼子一个连的兵力都要不了我的命，何况一个小小的起落架，啊？你爸爸坐在上边，它敢不给我下来？是不是呀？”飞机上好几个人都跟着笑了。